

搶救過去的記憶： 口述歷史應用在圖書館之探析

宋雪芳

副教授

許世瑩

碩士班研究生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摘要

口述歷史是透過人們的回憶所建構起來的歷史。近年來口述歷史的應用更為普遍，不僅許多學科領域及民間歷史團體紛紛運用口述歷史方法豐富自身歷史的維度，更大的意義在於口述歷史為長期被忽略的階層及社群提供發言的位置。本文即以口述歷史建構史料的角度出發，探討圖書館史與口述歷史的關係，分析美國與台灣的圖書館界從事口述歷史的情況，目的在喚起圖書館界同仁搶救圖書館歷史的危機意識，免於日後這些活歷史渺茫難覓的遺憾。

關鍵詞：口述歷史、圖書館史

前 言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故事，每個地方也有每個地方的故事。但現代人因生活繁忙，對於已發生過事件的記憶，多數人都沒有將這些經歷記錄下來。如果不去挖掘，它僅存在個人的大腦內，隨著時間流逝事過境遷，人的記憶便會模糊或遺忘。因此，趁當代歷史還有當事人可回憶或還有回憶能力時，應先挖掘口述史料，否則隨著老成凋謝，這些活歷史都將一去不復返。圖書館史的建構一向倚重文獻資料，但有許多資訊是無法從現存的文獻尋得，要發掘、補齊這些缺塊必須另闢資訊來源以彌補文獻之不足。口述歷史既是創造資訊的方法亦可作為史料，圖書館界人士如能透過訪談錄音，以立體形式呈現我們的歷史回憶，使世代都可從這些生動的憶述中對當時的事件產生一種參與感與真實感，對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與延續是有幫助的。

二、口述歷史的概念

(一)口述歷史釋義

根據《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的解釋，口述歷史是一種將許多口說記憶加以蒐集整理，以作為史料之用的方法(註1)。口述歷史一方面可作為過去書面記錄的補充，另一方面其研究對象不限於各類菁英人士而是擴及一般普羅大眾對往事回憶的紀錄，所以在史界與民間大行其道，廣為應用。

「口述歷史」的英文是oral history或稱history by word of mouth(註2)。口述歷史的興起甚早，在未發明文字以前，人類用自己的語言透過口耳相傳方式，傳遞社會生活經驗與訊息的方法。但從現代標準來看，這並不算是口述歷史，充其量只能算是「口述傳統」(oral tradition)。現代口述歷史的發展始於1940年代，最先提出現代口述歷史想法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創辦人Allan Nevins教授，他認為：「口述歷史係透過慎重訪談，能抓住私人思想、個人願望以及因太忙致無法撰寫個人紀錄之領導人物的生活。」(註3)由此定義看出，當時口述歷史強調以「訪談」方式紀錄「菁英人士」的生活回憶。其後美國口述歷史學會前會長Donald A. Ritchie對現代口述歷史做進一步界定：「口述歷史是以錄音訪談的方式蒐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口述歷史訪談指的是一位準備完善的訪談者，向受訪者提出問題，並以錄音或錄影紀錄下彼此的問與答。訪談的錄音帶經過抄本、摘要、列出索引這些程序後，儲存在圖書館或檔案館。這些訪談紀錄可用於研究、摘節出版、廣播或錄影紀錄片、博物館展覽、戲劇表演以及其他公開的展示。」Donald A. Ritchie並認為口述歷史「不包括無特殊目的的隨意錄音，也不涵蓋演講錄音、秘密竊聽錄音、個人錄音日記，或者其他不是經由訪談者與受訪者對話而來的聲音記錄。」(註4)這些闡明口述歷史的對象涵蓋「具歷史意義」的菁英與民眾；利用科技設備作為紀錄工具；訪談結束後進行抄本謄寫與索摘的製作；口述歷史最終目的是可公開使用的資訊。

從上述可知，對於何謂口述歷史，整個口述歷史學界仍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尚未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明確定義。但是Frank Lee認為口述歷史有一些要點是一致的：第一，口述歷史是受訪者描述的記錄和保存。這可利用多種方式從早期的手寫記錄到現在的錄音與錄影紀錄的演變發展。第二，透過受訪者的記憶重建過去。第三，透過有計畫性的訪談這些受訪者以增加書面來源(註5)。口述歷史的特性是：1.能提供一般的研究使用；2.能重新加以闡釋；3.能接受鑑定的確認(註6)

註1 胡述兆總編輯，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台北市：漢美圖書公司，民國84年)，頁77。

註2 楊祥銀，〈試論口述史的功用和困難〉，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3月)：頁37。

註3 陳三井，〈口述歷史的理論及史料價值〉，當代，125期(民國87年1月)：頁103。

註4 Donald A. Ritchie，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Doing Oral History(台北市：遠流，民國86)，頁34。

註5 Frank Lee, "Oral History and Libraries," *Public Library Quarterly*, 9: 3(1989): 25.

註6 同註4，王芝芝譯，頁43。

。最後，綜合上述各史家之言，歸納出現代口述歷史應具備以下幾項通則：

1. 以訪談方式進行；
2. 利用錄音/錄影等科技設備做紀錄；
3. 經過加工整理以利於研究與使用。

意即口述歷史是由訪問者針對欲釐清的議題，與受訪者雙方透過一問一答並輔以錄音/錄影的方式，共同創造的口述史料，立體呈現歷史原貌，保存歷史並供研究之用。

(二)口述歷史與口述傳說、自傳、回憶錄、一般訪談之區分

史料可透過錄音或文字等形式呈現，但錄音資料才是唯一的原始資料，千萬不可喧賓奪主。口述歷史如果不刻意強調「錄音及口訪程序與技巧」，經常會與口述傳統混為一談。口述歷史主要在提供各種各樣人士之生活經驗的原始資料，同樣與自傳和回憶錄的性質十分接近。口述歷史藉由「訪談」途徑獲取資料，那一般訪談是否稱得上是口述歷史訪談呢？以下分別說明口述歷史與口述傳統、自傳與回憶錄、一般訪談三者之間的差異性：

1. 口述歷史vs.口述傳統

口述歷史與口述傳統，嚴格說來，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口述歷史與口述傳統有三大差異：(1)詞彙意向不同：口述歷史具有動詞意向，強調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實踐，訪問者與受訪者雙方互動，史料之創造及歷史的建構等；口述傳統具有名詞意向，泛指古早之經史文獻，舉凡神話、傳說、軼聞逸事、民歌、童謠、民俗、掌故、筆記、口供、諺語、語錄、懺悔、流行語、演講辭及禱告文等，均可類屬其下，成為口傳史料的來源或素材。(2)時間量度互異：口述歷史只處理最近的過去，基本上係以受訪者一生的見聞與經驗為限。大多數的口述歷史計畫都是回溯性的，但有些是現在進行式，即計畫的進行與事件的發生同時；口述傳統則是經由至少幾個世代之傳承與沉澱而來。(3)史學角度界定有異：口述歷史係指一種歷史理論及史料的創造與蒐集的方法，企圖「重新創造過去」的臨場紀錄；口述傳統是古早經典文獻之總稱(註7)。總結兩者差異，口述歷史係在錄音機普及後的產物，成為當代人修當代史的研究利器，更是一種專業學問。口述傳統係人類自有語言以來就開始運用的一種傳遞知識的方法。

2. 口述歷史vs.自傳與回憶錄

從內容或形式上看來，口述歷史與自傳、回憶錄有其相似之處。如進一步深究，彼此間的差異在於：1.自傳與回憶錄常是社會的領袖人物或上層知識份子由自己撰寫過去所經歷、所見聞人事物的紀錄；口述歷史是透過訪前周密準備、精確的選擇訪談對象與提出專業關鍵性問題，因此使紀錄呈現更為多元化與準確化。2.自傳與回憶錄只是一種單項的陳述，根據撰述者的記憶做選擇性的敘述；

註7 張中訓，〈口述歷史理論與實務初探〉，東吳歷史學報，6期(民89年3月)：頁112-113。

口述歷史是由訪談者主動，就事先設計的問題，訪問探究，協助引導受訪者尋求記憶，賦予對話的內容與結構，以互動雙向方式留存歷史資料(註8)。

3. 口述歷史vs.一般訪談

口述歷史常被人們與一般訪談混為一說，所以有必要加以釐清。一般訪談以新聞訪談及研究性訪談為多。像新聞記者所做的訪談皆具有一特定目的，通常他們不會花時間去引導對方的談話，更沒有時間聆聽長篇大論，多半摘錄很少部分，且無心追究事情的來源；雖然採用錄音訪談，但他們不長期保存原始錄音帶和筆錄，更少想到把訪談的錄音帶或筆錄儲存到圖書館與檔案館，以供他人研究查證。訪談要成為口述歷史，必須經過「錄音」，「做過特別處理後保存在檔案館、圖書館或其他收藏處」，或者採「幾乎逐字重製的方式出版」。口述史家保存訪談的錄音帶和抄本，目的是儘量保留訪談紀錄的完整、真實和可信度(註9)，並於口述訪談結束後，訪談者會將口訪的抄本交由受訪者審閱，把錯誤或有疑問的地方向受訪者求證；而新聞訪談較少事後再對當事人進行查證。

至於研究性訪談多是研究者基於明確目標而進行的訪談與一般用途的口述歷史有所差別。口述歷史從大處著眼來製作、處理和保存，以讓其他學者可在檔案館內使用口述史料。研究訪談則是專為個別訪談者的研究需求所做的片段調查，通常很少保留錄音或製作抄本，待研究結束後往往把這些訪談資料收藏在研究者的資料櫃內。研究者如果能為自己的訪談錄音製作抄本，且承擔法律與訪談倫理上的責任，再存放到其他研究者都能取用的處所，提供其他研究者驗證或進一步的運用，則上述差異性便會減少(註10)。如果每位研究者能在做完研究後，對手邊的筆記、訪談錄音帶，以及其他相關資料的內容，做公開性的保存，也許會成為他人日後做研究的珍貴史料。

(三)口述歷史的價值與侷限

口述歷史之所以會在各國大行其道，廣受史家與業餘者的青睞，主要原因是口述歷史實在具有其它檔案、文獻資料無法替代的價值。口述歷史具有史料、教學、醫療三個面向的價值，茲陳述於下。

1. 口述歷史具史料價值，是補充現有文獻史料的重要工具

口述史家陳三井教授指出口述歷史的史料價值：「口述訪談所得的史料，與其他文獻史料一樣，當然都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其最大的價值，在於對當代人物或事件的研究，可以補充文獻資料的不足，解決文獻資料無法解決的問題，得到文獻資料所難以獲得的滿足。」；「還有一個更大的作用，就是可以幫助史家走出學術的象牙之塔，走向社會，走入群眾，發揮應用史學的功能。」(註11)中

註8 卓遵宏，〈為什麼要做口述歷史？〉台北文獻，直字136期(民國90年6月)：頁191-192。

註9 同註4，王芝芝譯，頁42-43。

註10 同註4，王芝芝譯，頁196-197。

註11 同註3，陳三井，頁108-109。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許雪姬教授認為口述歷史的目的為：a.彌補歷史的斷層；b.注意弱勢邊緣的聲音，紀錄市井小民的生活；c.塑造社會的共同記憶，形成某種意識型態的認同(註12)。由上述得知，口述歷史本身不僅被視為印證或重現歷史的史料，亦可作為創造歷史資料的研究工具。

2. 口述歷史具教學價值，是一種動態的歷史教育方法

將口述歷史運用在高中歷史教學的建中老師嚴佳芳認為將口述歷史應用於教學中可達到下列學習效果：a.能夠活潑學習心態與教學情境；b.可以擴大學生的歷史視野；c.能夠培養學生尋找資料的能力；d.可訓練思考能力；e.可以增進語文表達能力；f.能培養良好的社會行為(註13)。誠如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先生所說：「有歷史情感的歷史教育，才能建立綿延不斷的歷史傳承，撼動人心。……如果口述歷史訪談工作能與歷史教育相配合，則口述歷史的實證訪查經驗，必能加強對土地的認同和感情。」(註14)口述歷史收集的是被訪者的聲、貌、喜怒哀樂的立體史料，其通俗、生動、活潑的特點，容易引起學生深入探究歷史真相的興趣。

3. 口述歷史具醫療價值，讓受訪者自覺有責任為下一代留下紀錄

口述歷史訪談耆老的目的是為了蒐集、紀錄他們的回憶。但是在過程中，老年人自己也會有所收穫。哲人Aristotle注意到老年人「老是在談論過去，因為他們喜歡沉浸在回憶之中。」老人學專家Robert Butler指出，老年人總免不了要渡過一段「回顧生命」的時期。當人們回首清點他們的生命時，可能就揭露出長久以來隱忍未發，連家人也不曉得的事情。位於紐約新海德公園(New Hyde Park)的派克猶太養老院(The Parker Jewish Geriatric Institute)為其院民錄製錄影訪談。這些訪談不但為院民的家人提供珍貴的故事紀錄，而且對於說故事者也具有醫療價值。該院休閒醫療中心主任Edith Shapiro的結論是：「訪談令他們再次肯定自己的人生是有價值和成就的。」除了老年人之外，口述歷史對其他人也具有醫療價值。任何一個有著共同艱苦經歷的團體，都可以採用口述歷史訪談，經由紀錄其想法與記憶而獲益。例如「婦女礦工歷史計畫」記錄了1980年代經濟慘澹光景下婦女煤礦工人的生活。這些婦女們將口述歷史計畫視為「感情支柱的工具」(註15)。

口述歷史的價值，當然有其限度，並非百分之百正確或完全可信。古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口述歷史也和文獻史料一樣，有它的缺失與侷限。一般對口述歷史的質疑有三點：a.記憶力會隨著歲月而逐漸褪色消失，錯誤也會隨時間而增加。受訪者的記憶力會是影響口述歷史資料價值的因素；b.訪談者事前的準備

註12 許雪姬，〈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宜蘭文獻雜誌，30期(民國86年11月)：頁10-15。

註13 嚴佳芳，〈談「口述歷史」在高中歷史教學的運用〉，建中學報，1期(民國84年12月)：頁100。

註14 張炎憲，〈歷史感情與歷史教育〉，〈<http://iwebs.edirect168.com/main/html/hef/106.shtml>〉(2000/10/11)

註15 同註4，王芝芝譯，頁395，398。

不夠，訪談技術自滿於記者式訪談的功利導向，導致口述失去客觀性；c. 史界對口述歷史方法論的討論不一致。R. J. Grele認為口述史料與傳統史料的不同，在於有訪談者的介入。由於口述歷史是一種「對話的敘述」(conversation Narrative)，不免訪談者與受訪者雙方都會有預設立場、選擇與解釋等等過程(註16)。儘管如此，口述歷史仍不失為一項珍貴的一手資料，有其不容忽視的價值。它仍是一種不可估量和頗受關注的歷史研究方法，可與文獻歷史互補長短、相互印證與擴展歷史知識面貌的特質是難以被取代的；而且也吸引其他學科的廣泛興趣，進而強化該學科的研究工作。

三、圖書館史與口述歷史

根據Charles H. Busha 和Stephen P. Harter的定義，圖書館史是對過去的事件進行有系統的敘述。這些事件是利用系統地收集、組織、建立和維護的資訊記錄與知識記錄。圖書館史一詞通常用於記述對任何一個圖書館或圖書館群體有影響的事件，也記述圖書館給圖書館界帶來的社會和經驗影響。一些對圖書館、圖書館學或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有影響之傑出人物的傳記也被認為是圖書館史。此外，Raymond Irwin也對圖書館史提出更為廣泛的定義。當歷史工作者寫作有關圖書館的歷史時，他們會「特別關心圖書館的目的及要旨，並且考慮到產生圖書館的社會背景。歷史工作者不會侷限在狹隘的學術角度去看圖書館史，而會涉及到人類的文明、文化及學識。」(註17)總之，圖書館史的涵蓋面會受不同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而擴展，故對於圖書館史的研究與其史料的蒐集，最終目的就在記取歷史教訓，從教訓中獲得借鏡。

作為知識管理者的圖書館館員被委任保存和發展他們的館藏，提供資訊傳承知識。也許我們應從每日的例行性工作中暫停下來，仔細思量一向為人們保存知識歷史的圖書館館員，對自己的圖書館史是否也善加保存？也許圖書館史這部分與圖書館的服務相較之下，很少是居於一個緊急的優先地位。結果導致圖書館界自身古老的歷史經歷與記憶都生鏽，而關鍵人物也相繼死亡的遺憾(註18)。Martha Jane K. Zachert認為圖書館史在傳統上已經被認定為是一種「倖存的」(survival)資料來源。許多圖書館不會刻意收集有關圖書館本身歷史的資訊，往往是在大事件中的一個偶發因素下被倖存下來的資訊。如圖書館的會議記錄、報告、備忘錄、信件、日誌—當他們僥倖的被倖存時—可能被視為圖書館機構的歷

註16 翁秀琪，〈多元典範衝擊下傳播研究方法的省思：從口述歷史在傳播研究中的應用談起〉，新文學研究，63期(民89年4月)：頁14。

註17 Charles H. Busha, & Stephen P. Harter著，吳彭鵬譯，圖書館學研究方法：技術與闡述(北京：書目文獻，1987)，頁121-122。

註18 Shawn Purcell, "The New York State Library Oral History Project," *The BookMark*, 47 : 4(Summer 1989) : 232.

史、視作人們何以成為圖書館館員的歷史，或是作為圖書館學專業歷史之文獻根據。因為這些資料的倖存所以有些人把它們稱做「意外的」(accidental)資料來源(註19)。由此可知，關於圖書館史的資料佔圖書館所蒐藏資料的分量，竟是如此微渺、不受重視。圖書館為人作嫁的公眾服務精神固然值得讚賞，但圖書館精神的傳承更需依賴豐富的圖書館史做後盾。

研究圖書館史的意義是在藉考據史實，以鑑往知來(註20)。Pierce Butler在《圖書館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一書提到，只有瞭解圖書館事業的歷史根源才能對圖書館事業有充分的認識。依照Jesse H. Shera的說法，圖書館史特有的價值在於它讓圖書館員透過對再現過去來進行綜合與概括。這個綜合與概括的過程不僅能再造過去，並有助於理解當前。而且認為圖書館員應該具有一種「明確的與歷史的意識」，若僅將歷史視為一種知識的奧秘，則圖書館員就不能有效地盡到他們的社會職責(註21)。

按盧荷生教授的看法，在圖書館學的範疇裡常為大家所冷落的恐怕要首推圖書館史了，原因在於圖書館員都殫思竭慮於當前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實無暇回顧過去圖書館的歷史。但盧教授認為研究圖書館史可從中得到許多啟示：(一)瞭解過去圖書館發展的經過，找出我們祖先曾經如何經營圖書館事業；(二)分析過去圖書館成功的原因，以體會前人所耗費的心力與智慧；(三)比較圖書館發展的差異，以提昇圖書館事業的境界；(四)研究圖書館發展的途徑，為圖書館發展創造光明的未來(註22)。有鑑與此，凡與圖書館事業相關的資訊便成為建構圖書館史不可或缺的參考史料，能讓我們瞭解過去的圖書館事件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如何發生的、為何發生以及對圖書館員的影響為何，使我們對圖書館史實的真相更臻瞭解。

國內從事圖書館史研究的人士中，以圖書著作為例，其所進行的研究可分成很多面向：

(一)一般圖書館歷史研究，如沈寶環的《圖書館學與圖書館事業》、張鼎鍾的《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之探討》等；

(二)對某個國家、地區圖書館的歷史做研究，如張錦郎的《中國圖書館事業論集》、盧荷生的《中國圖書館事業史》、尹定國的《西洋圖書館史》、薛理桂的《中英圖書館事業比較研究》、黃端儀的《國際重要圖書館的歷史與現況》等；

(三)對各個時期或時代的圖書館發展做研究，如宋建成的《清代圖書館事業發展史》、嚴文郁的《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等；

(四)對特殊的圖書館歷史探索做研究，如宋建成的《中華圖書館協會》、賴鼎

註19 Martha Jane K. Zachert,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2(Jan. 1970): 81.

註20 同註1, 頁2035。

註21 同註17, 頁123。

註22 盧荷生著, 中國圖書館事業史(台北市: 文史哲, 民國75年), 頁5-20。

銘的《圖書館學的哲學》等；

(五)對過去不久的事件和發展做研究，如中國圖書館學會的《中國圖書館學會四十年：民國四十二年—八十二年》等；

(六)對圖書館事業有影響的館員或人士的研究，如馮維軍的《韋棣華女士與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等。

根據這些圖書館史的相關書籍出版情況即可發現，圖書館史的範圍是如此廣泛，其涉略的主題包括各類型圖書館事業、圖書館管理、圖書館設備、圖書館建築、圖書館學教育、特定時期的圖書館發展、圖書館理論、圖書館技術服務、圖書館讀者服務、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資訊科學、圖書館組織、圖書館人員等等，一再顯示圖書館史發展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也肯定從事圖書館史相關資訊的蒐集，才能提供更多證據以透視剖析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並做出貢獻。

如何蒐集與創造圖書館史相關資訊以豐富我們的史料來源，就成為是否能成功建構圖書館史的重要樞紐。圖書館的歷史證據要從何而來？Charles H. Busha和Stephen P. Harter認為，最有價值的歷史往往是根據已經解釋過的原始文獻和其它遺物。根據這些資料，有助於歷史學家再次塑造某些過去的事件。所以對過去事件能得出結論，其大部分的證據都來自於「一次文獻」的原始資料。J. Leonard Bates提出，歷史工作者常把一次文獻分為兩大類：(一)原稿類：包括個人的文章、檔案記錄、口述歷史式的訪談等；(二)印刷品類：細分為官方出版品、自傳與回憶錄、演講文集、當代的著作等。至於二次文獻是指未親自參與過或觀察過某一事件的人所做的記錄或敘述。關於圖書館史的「二次文獻」Haynes McMullen認為在圖書館領域裡最優秀的作品是著重在作者把圖書館融入當代的社會與知識之中。而這些作者透過閱讀二次文獻，對圖書館的背景就已經瞭解很多(註23)。關於一次文獻與二次文獻兩者的差別，二次資料對你尋找的資料多少有幫助，但提供的可能並非原始的訊息，相對地一次文獻才是原始文獻來源，可提供我們佐證甚至翻案的重要證據與線索。反觀，國內在圖書館史的研究較倚重的歷史材料以圖書、期刊、新聞報紙等二次文獻，對於未公開的資訊，如官方或私人檔案、日記、私人信函、口述歷史的訪談記錄等一次文獻，在採用上就較為保守且極少出現於圖書館史研究的參考資料中。

套用一句常被引用的話，「每個年長者死亡，意味著又一個圖書館被焚毀。」(Every elderly person who dies, represents a library going up in flames)(註24)。可解釋為圖書館身負收集與保存史料的重責大任，圖書館館員應加緊努力在年長者不能再分享他們的知識之前捕獲這些知識，傳承給後世子孫，且確保大眾能容

註23 同註17，頁130-131，133-134。

註24 Ralph Manning, "Collect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Oral Tradition," *IFLA Journal*, 25 : 5/6(Oct. 1999) : 311.

易取用這些珍貴資產。Charles H. Busha 和Stephen P. Harter提到在圖書館歷史研究中使用口述資料的情況越來越多，這種訪談性的錄音資料被今後的歷史工作者所保存，做為提供事件的見證(註25)。此意味著把口述歷史的資訊素材納入圖書館史資訊來源的途徑之一是有益於我們探索圖書館歷史。

四、美國及台灣圖書館史相關的口述歷史探析

口述歷史計畫的目的不是在蒐集眾人皆知的資訊而是在蒐集它處無法提供的資料，來填補文字資料的空隙。美國與台灣都有口述歷史計畫或類似的訪談記錄。茲敘述於下。

(一) 與美國圖書館史相關的口述歷史探析

美國圖書館界進行口述歷史計畫已行之有年，計畫數量頗為可觀，尤以對地方史議題的計畫佔大宗。鎖定與圖書館事業發展口述歷史相關的計畫為核心，以LISA(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 1969 - 2002/10)及LILI(Library Literature & Information Science, 1984 - 2002/10)為研究工具，用KW=Oral History與LA=English進行檢索，篩選適合的案例經過綜合分析發現這些計劃彼此間有其共通性與同質性，為便於釐清與歸納，按照口述歷史計畫的發起單位與數量、受訪者背景、訪談者背景、口述歷史計畫的類型，以茲彙整如下：

1.口述歷史計畫發起單位：此處所指單位以「個人」、「機構」為代表。「個人」是以學生、館員為主。「機構」包括美國圖書館協會、美國法律圖書館協會、專門圖書館協會、醫學圖書館協會、德州圖書館協會與紐約州立圖書館等。

2.受訪者及訪談者背景：受訪者分為圖書館界學者(現任、退休)、館員(在職、退休)、各類圖書館協會的人士(會長、會員、對協會有貢獻者)、其它對圖書館有貢獻者(其它領域學者)四大類。訪談者則分為館員、各協會成員、志工、學生(博、碩士生、大學生)。

3.口述歷史計畫的類型：概分為意外事件類、機構發展歷史、人物生平史、圖書館事業發展議題四大類：

a.人物生平史：訪談對象包括醫學圖書館館員、圖書館學學者、對圖書館界有貢獻之外界人士等。例如關於Don Krummel的圖書館生涯口述歷史計畫：Linnea S. Martin是位圖書館學系研究生，訪問伊利諾大學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學系的榮譽退職教授Don Krummel，藉由12次訪談了解一位經驗豐富的圖書館事業史學家對他最具影響的人物、地方、經歷和思想，以及圖書館事業發展與專業歷程(註26)。

註25 同註17，頁149。

註26 Linnea S. Martin, "Pin the Tales on the DonKay: The Life of Libraries by Don Krummel as Told to Linnea Martin," *Library Trend*, 47: 3(Winter 1999): 375-392.

b. 機構發展歷史：進行口述歷史計劃的機構有專門圖書館協會、醫學圖書館協會、德州圖書館協會等。例如關於健康科學圖書館事業和醫學圖書館協會的會員口述歷史訪談計劃：在1977年醫學圖書館協會委員會主管會議中提出一個口述歷史計畫「為美國醫學圖書館事業和醫學圖書館協會的歷史提供一個根據.. 對健康科學圖書館事業或者醫學圖書館協會的實踐有影響的美國以及加拿大的醫學圖書館館員(透過錄音)紀錄自己聲音的傳記、回憶錄和經歷」。此口述計畫的宗旨是以研究為目的收集關於健康科學圖書館事業與醫學圖書館協會的資料；提供醫學圖書館的會員一個專業史和協會史。受訪者包括醫學圖書館協會主席；醫學圖書館的館員；醫學、配藥學、牙醫學、護理和醫院的圖書館主任(註27)。

c. 圖書館事業發展議題：涉及議題有女性圖書館館員地位、鄉鎮巡迴醫學圖書館員的工作、法學院協會法律推薦書目的起源、醫學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史等。例如有關在1950至1980年代圖書館界女性地位口述歷史計劃：訪談者Jane Simon是位圖書館員，想藉由訪談退休的女性館員得知當時女性館員在圖書館的工作地位、職務分工與薪俸待遇等情況(註28)。另一個案例是有關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圖書館界所發生的大事之口述歷史計劃，因紐約州立圖書館於1988年獲得H. W. Wilson基金會捐贈6600美金，開始進行口述歷史計畫。計畫的訪談對象設定在Melvil Dewey時代、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或者國會大廈火災等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圖書館界所發生的大事。受訪者與訪談者的背景皆為圖書館館員(註29)。

d. 意外事件類：包括圖書館所遭逢的天災(水災)與人禍(911恐怖攻擊)。例如911恐怖攻擊事件的口述歷史計劃，911後，圖書館館員開始意識到他們許多同僚在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廈裡面或附近工作。美國圖書館協會、專門圖館協會、美國法律圖館協會，以及醫學圖書館協會開始調查他們的成員，竟多達200位圖書館館員親眼目睹這次殘忍的攻擊事件。為此製作一捲記錄這次災難事件的口述歷史錄影帶，名為「失而復得：圖書館員目睹2001/9/11」(Loss and Recovery: Librarian Bear Witness to September 11, 2001)。訪談對象涵蓋紐約市的公司、大學、法律、政府、公共與社會機構的圖書館館員(註30)。

(二) 與國內圖書館史相關的口述歷史探析

國內圖書館界探討圖書館涉入口述歷史的理論與研究之相關文獻甚為罕見，目前僅有陳秀慧的〈「創造資訊」的圖書館：口述歷史的應用〉一文。事實上，

註27 Diane McKenzie and Victoria Pifalo, "The Oral History Program: I. Personal views of health Sciences Librarianship and the Medical Library,"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86:2(April 1998): 166-170.

註28 Jane Simon, "Women's Status within Libraries 1950s to 1980s,"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 46:3(Aug. 1997): 270-284.

註29 Shawn Purcell, "The New York State Library Oral History Project," *The Bookmark*, 47:4(Summer 1989): 232-233.

註30 Leonard Kniffel, "Remembering September 11," *American Libraries*, 33:8(Sep. 2002): 30-35.

圖書館界運用「訪談」方式構成的文獻為數不少，綜合整理這類訪談性文獻，以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民國80年1月至民國91年12月止)、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WWW版(民國59年1月至民國91年9月止)、中文圖書資訊學文獻摘要資料庫(民國44年1月至民國91年11月)，進行與圖書館事業相關的訪談性文獻搜尋，以「口述」、「訪」、「訪問」、「訪談」、「專訪」作為搜尋資料的檢索詞彙。根據顯示的資料逐筆篩選，扣除重複與不符研究需要的紀錄，總計查獲97筆書目紀錄。從訪談性文獻的數量、受訪者及訪談者的背景、訪談的類型中發現國內圖書館界訪談性文獻的特徵與走向，總結說明於下：

1. 訪談性文獻的數量有漸增現象：從民國51-60年共計1篇；民國61-70年共計7篇；民國71-80年共計31篇；民國81-90年共計45篇；單單民國91年已累積13篇，總計97篇。由數據明顯呈現訪談性文獻的成長幅度增加，足可預期利用「訪談」方式收集與建構圖書館史料的趨勢。

2. 受訪者與訪談者背景多元化：受訪對象可分為學者(圖書館界、其它領域)、與圖書館界有關的政界人士(考試委員)、圖書館館長(卸任、現任)、館員(退休、在職)、對圖書館界有貢獻的人士(志工、義務林老師、讀書會會長)，或機構專訪(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農業科學資料服務中心、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可見圖書館在訪談對象的選擇角度從學界到實務界都涵蓋在內。整理訪談者的背景也很多樣，包括有具學者身分、館員身分、新聞從業人員、高中教師、學生(含圖書館背景與非圖書館背景的學生，教育程度分為大學生與碩士生)等類人士構成。

3. 訪談的議題：從相關文獻中概分為人物生平史、機構沿革與發展史、特殊主題史等三大項目：

a. 人物生平史：設定的採訪對象多為圖館學界的退休學者與資深學者、圖書館歷任館長與高階主管、圖書館界退休館員或對圖書館界有貢獻者(包括其他領域學者、圖書館志工、讀書會會長、義務林老師等)。例如雷淑雲小姐訪問王振鵠教授有關對自己少年往事的回憶及與圖書館結緣的經過(註31)。鄭恆雄與宋建成先生訪問蔣復璁先生有關民初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中華圖書館協會的源起、中央圖書館籌備經過與當時的圖書採購政策與圖書館的經營理念等議題(註32)。

b. 機構沿革與發展史：包括縣市鄉鎮及中等學校圖書館、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農業科學資料服務中心、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央圖書館、台灣大學圖書館、政治大學圖書館、北市市立圖書館等。例如黃得時先生訪問劉金狗先

註31 雷淑雲，〈謙抑應世協和容眾：館長王振鵠教授〉，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9：1(民國75年5月)：頁12-14。

註32 鄭恆雄、宋建成，〈圖書館界的巨人：慰堂先生專訪〉，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41期(民國76年12月)：頁29-33。

生有關台北圖書館的濫觴、台灣文獻資料的搜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北圖書館被毀與藏書疏散的情形等(註33)。丁櫻樺小姐訪問黃世雄與黃鴻珠兩位前後任館長有關淡江大學圖書館的歷史、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以及大將大學辦校成功的契機(註34)。

c.特殊主題史：包括圖書館史、圖書館自動化、參考服務、技術服務、館學會的發展、圖書館的圖書委員會、佛教圖書館的圖書分類法、圖書館讀書會的經營、圖書館界刊物等等的發展議題。例如呂春嬌小姐訪問昌彼得先生有關目錄學在圖書館學領域的重要性、目錄索引的編製與圖書的演進(註35)。釋自衍訪問李世傑先生有關「佛教圖書分類法」及對佛教圖書館的未來展望與建議(註36)。

綜合上述分析，發現國內圖書館界對建置自我歷史工作已有不錯發展，但都集中在圖書館學界菁英人士的學理與生平理念的傳承為多，相對地，針對圖書館界基層工作同仁的工作實務經驗傳承的文獻量較薄弱亦較缺乏。值得慶幸的是近來在圖書館訪談性文獻中，採訪人物的選擇類型已具豐富化，湧入更多基層館員與民間人士的聲音，實有助於厚植國內圖書館事業的延續。也許這些訪談性文章未必全然符合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作標準，但從上述探討相信口述歷史訪談方法日後應能在圖書館中受到重視與廣泛應用。

五、結論

依歷史學家陳三井教授所言，口述歷史是一種專業性，也是一件藝術性工作。進行口述歷史計畫的訪談需要技巧，而技巧是從經驗累積中得來，才能搜集到有價值的史料(註37)。口述歷史涵蓋多種學科。雖有許多專業史家從事口述歷史工作，但是進入這個領域並不需要歷史的學位。反倒是一些和受訪者屬於同一社群和職業圈的人，如果經過適當的口述歷史訓練，必較容易和受訪者建立起互信關係，且有助於訪談前的先期瞭解。如法律系學生訪談法官；煤礦女工成功訪談其他煤礦女工等。因此，口述歷史的研討會一向以五花八門的參加者見稱，其中不乏廣播和電視台紀錄片製作人、博物館館長、檔案管理人員、新聞記者、老年學專家，以及民俗學者等(註38)。

圖書館進行口述歷史訪談工作要注意的地方很多，定義計畫目標、行政責任

註33 劉金狗與黃得時，〈臺北圖書館滄桑談〉圖書館館刊(台大)，2期(民國61年6月)：頁94-106。

註34 丁櫻樺，〈淡江大學圖書館：從克難坡到第三波的圖書館〉，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1期(民國87年4月)：頁49-57。

註35 呂春嬌，〈目錄版本學的一代宗師：訪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暨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昌教授彼得〉，美國資訊科學學會(ASIS)台北學生分會會訊，1期(民國76年6月)：頁6-7。

註36 釋自衍採訪、黃惠珍整理，〈台灣地區佛教圖書分類法的前輩：李世傑居士〉，佛教圖書館館訊，1期(民國84年3月)：頁20-22。

註37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編，史學與文獻(台北市：台灣學生，民國87年)，頁179。

註38 同註4，頁43-44。

的範圍、人員選擇以及確保有充分預算等細節是制定一個口述歷史計畫之圖書館的主要工作。美國的圖書館在建立計畫時可以轉而求助於口述歷史協會(Oral History Association)或評定委員會協會(Evaluation Committee of the Association)提供要求由有經驗的口述歷史從業者指導。同樣的，在國內欲從事口述歷史計畫的圖書館亦可尋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內專業口述史家的協助。口述歷史訪談前的準備與訪問過程固然重要，但訪問後的整理工作沒做好，將使前面的努力成果大打折扣，且這些都需充裕的人力、資金、時間作為支援後盾。倒不如先前的小心謹慎評估內外環境可用資源，選擇圖書館適合發展的口述歷史計畫的規模與類型後再積極涉入，才能發揮圖書館口述歷史計畫的功效與美意。

圖書館在著手策劃口述歷史計劃時，常因人力有限須向外界求援，在美國很多公共圖書館口述歷史計畫都會招募社區人士擔任志工，協助訪談工作進行。可見志工對口述歷史計畫的影響性。圖書館招募訪談志工时，欲選擇有效力的訪談者，應考量某些因素：(一)具讀寫能力且出於自願的人；(二)對主題有認識、感興趣且出於自願的人；(三)對受訪者真正感興趣且能與他們和睦相處的人；(四)包括上述條件以及願意接受訓練的人(註39)。慎重的挑選訪談人員、做好訪談的基本訓練和配合新型的錄音設備是確保訪談高標準的最好方法。

至於保存方面，應用電腦數位儲存口述歷史是一個新方向。如阿拉斯加大學費爾班克分校(The University of Alaska at Fairbanks)，口述歷史檔案館館員將訪談儲存在光碟中，有訪談錄音、抄本、授權書、相關照片和地圖。科技上的先進發展，包括光碟和數位錄音帶等，可能使得未來的聲音保存做得更好(註40)。

口述歷史收集的是受訪者的回憶，以及他/她們對特殊事物、經歷的真實情感體現，可為研究者提供更多研究素材，在某些程度上反映出圖書館史研究朝向多元化發展的可行性。本文最終目的是希望：(一)喚起圖書館界人士對口述歷史的注意，進而實踐，透過同行間的訪談，紀錄許多前輩為人知或者不為人知的貢獻，保存他/她們的歷史事蹟，作為後生晚輩的典範與借鑒，與累積圖書館事業日後發展的重要參考史料。抱持更宏觀的目標，當地方的圖書館史做得好，則全國的圖書館史便能做得好；(二)就圖書館管理而言，口述歷史也可用來研發有關決策過程的專案，亦可提供訓練圖書館未來行政人才的成長營使用；(三)從知識管理角度看，圖書館是知識性、教育性的非營利機構，對於知識管理的需求不應忽視。因此，圖書館組織需累積館員的專業知識與豐富的工作經驗，轉化成圖書館的智慧資產，以增進圖書館的運作效能(註41)。有鑑於此，圖書館界應加速學術界與實務界的資深學者與館員薪傳圖書館事業的知識與經驗，除了透過文字呈現

註39 Alison Gregg, "Planning and Managing an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Australasian Public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13 : 4(Dec. 2000) : 173-179.

註40 同註4，頁302-303。

註41 陳書梅，〈知識管理與圖書館組織文化〉，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69期(民國91年12月)：頁67。

之外，更可善用口述歷史的方式，用以創造和建立更生動的知識，增加分享機制的管道；(四)在科際整合趨勢下，口述史學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也促進其它學科歷史的發展。可預期的是，口述歷史將成為未來史學研究方法的當紅炸子雞，也為圖書館史的研究提供另一種研究方法和表達方式的選擇；(五)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要獲得社會各界的認同與重視，館員想塑造具積極性、有創造力的資訊角色而非被動的資訊接收者，皆可藉助口述歷史生動的史料作為有力的宣傳工具，深化社會大眾對圖書館的印象。

事實上，這些口述資訊僅僅存在於受訪者的內心，必須有人去記錄和保存，才能成為看得到、摸得到的實物。館員在進行口述歷史時，會發現自己不只是「蒐集」，而且是在「創造」新材料。因為口述歷史不是從過去保存下來的物件，而是一種企圖重新創造過去歷史的紀錄。處理口述歷史收藏的檔案館員和圖書館員人數也在增加中，熟悉口述歷史在研究、訪談，和後續處理上的理論與技術，已經成為他們份內必要的工作(註42)。早在距今四十年前，Rumics 預測未來口述歷史將更繁榮興盛且回憶錄將繼續增生擴散(註43)。不可避免地，日後圖書館館員將須對口述歷史進行瞭解。引用Rumics給館員的忠告：「放輕鬆並享受它」(Relax and enjoy it)。

註42 同註4，頁280-281。

註43 Elizabeth Rumics, "Oral History : Defining the Term," *Wilson Library Bulletin*, 40 : 7(March 1966) : 605.

Save the Memory: The Study of Oral History in the Library

Sheue-fang Song

Associate Professor

Shr-ying Shu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 Tamkang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Abstract

Oral history is a historical approach that is based on the use of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ral library history is to writing library history that relies in large part on interviews with elderly librarians or professors who provide retrospective data on the library events, attitudes, and activities of their life—in effect a transfer of the interview. This article is study of the library oral history in Taiwan and America. The purpose is wished to save some librarians memory which can structure the library history.

Keywords : *Oral history ; Library history*